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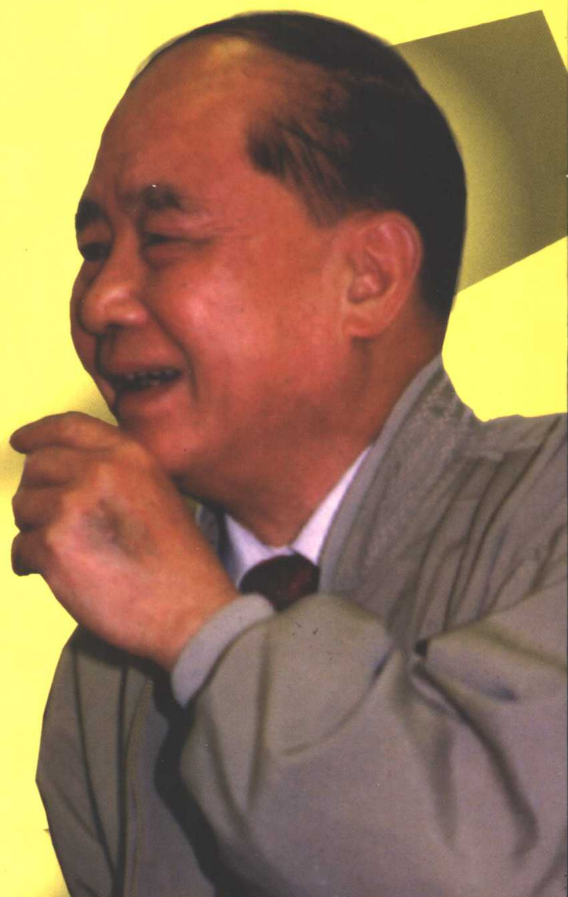
微

之音

续集

微
音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微 音 (续集)

微音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微音续集/微音著.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9
ISBN 7-5361-2531-3

I. 微… II. 微… III. 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1388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州市林和西横路

邮编: 510075 电话: 87550735

广东邮电南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17 印张 260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0 册

定价: 24.00 元

序

在中国新闻界，80年代曾有“北林放、南微音”之说。如今林放先生已下世多年；而微音先生犹笔健如昔，他年近八十而气度超然，腰杆直，步履捷，面团团如富家翁，气团团有长者风，但只要听到社会某一不平之事，他便会怫然变色，双目灼然有光：这，不能不“微”它一“微”！微音这个名字，已成为一个富有战斗性的动词。

在舆论监督普遍乏力、而监督舆论却不遗余力的当今，微音先生以其无畏之心，在羊城晚报要闻版的《街谈巷议》专栏上，振金不换之笔，鼓烧不烂之舌，从不作夷犹之语，不作模棱之语，不作曲折之语，用笔如枪，刺贪刺虐，铮铮然作金石响；斥“小国之君”，责贪黷之吏，劝冥顽之民，激浊扬清，祛邪扶正。尽管春温秋肃，时势多变，他仍然十数年如一日，文辣于药，言快于刀。尽管不时有人感到芒刺在背，金屑入眼，但对于这位民望所系、辞气浩然的长者，却也无可如何。龚自珍曾自叹说：“先生宦后雄谈减”，而微音先生没有一点“宦后”的世故，在身泰名显、离职休养的晚年，犹锐气不减，雄谈惊四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年老气盛”。

在“气盛”的背后，微音先生是有一番“澄清天下”之愿的。他少年时，正当中国内忧外患，便以“许希天”等笔名，发表文章，批判黑暗势力，呼唤光明世界。他曾复印一些“少作”给我读，真是才气英发。但舞文弄墨的生涯，很快就戛然而止。大概文章对于当时这位少年才俊来说，终究有“雕虫篆刻，丈夫不为”之感。毕竟，没有恐怖的道德是软弱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语）。1944年，他转而投笔从戎，手执钢枪，辗转于南国的丛林之中，与日本侵略军厮杀，与旧中国的统治势力厮杀，与在越南的法国殖民军厮杀……在青年微音的眼里，发着蓝光硝味的枪管，当然比兔毫竹管更能显示理想的力量。可以想象，当革命胜利之时，澄清在眼，这类革命知识分子，真可以横槊赋诗篇，俯视何雄哉。

然而，世事难料，重建的世界并非碧玉乾坤，魅魑魍魉，返魂有术，污泥浊水，乘时泛起。看来，“武器的批判”不能收一劳永逸之功，更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这就需要笔阵重开，从某种意义说，微音先生干起了“少时干的营生”。一个革命者在走过新社会的凯旋门之后，重作社会问题的批判者，固然是其个人选择，但将这一正反合的变化轨迹，视作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生理切片”也无妨。请读他写于1998年6月的一段评论，这是他在抨击某镇官员的腐败之后，受到威胁而作的：“至于‘要收买烂仔教训微音’云云，鄙人岂有不知：现下有一万元就可收买一条胳膊的。不过，你‘烂命一条’，鄙人也‘老命一条’。忆当年我老微参加革命是提着脑袋的。这回，我是决心豁出去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由笔管而枪管，继而回复笔管，武器不一，而澄清之愿一以贯之。正是立这一大愿，才可植文章之筋骨。若要作文分析微音的文章法度如何，句式如何，此非我所知，不敢置喙。文章“非能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工”。微音之文，有感而发，合时而作，是“不能不为”的作品，与雕镂虚空、模范山水之流大不相同。我认为，微音行文，就是孔子说的“辞达而已矣”。这个达，并非没有文采：能畅述其忧世之怀，迸发其愤懑之情，传抒其关爱之意，读罢，令千万人为之舒，令一二人气为之结，文之动人，莫过于此。故苏轼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人们爱读微音的文章，并因此敬重其人。他的笔锋常蘸感情，他的情感与民众冷暖相同。八年前，微音先生的第一本评论集出版，很快就销售一空。时评，本来是当世之药，后人最好免于服食；将它结集出版，将做“长效抗菌素”，抑或留作异日之鉴？来世不可知者也！但我相信，微音之文有此境界：在今日，它有燃犀角照灵怪之效，而留到日后，则是观世道察人心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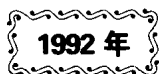
现在微音先生将出版他的第二本评论集，且命我为之作序。要一个新闻学徒为新闻界的大名家集子撰写序言，这本身是颇具“新闻性”的事，而在我却感到十分为难。但他老人家说得很郑重，这于我有厚爱之心，于世属破俗之举，我只有从命。不过，这与其说是序，不如说是我读微音先生文章的读后感。谨以此就正于微音先生以及敬重微音先生的读者。

罗韬

1998年9月28日

目 录

序	罗 轲 (1)
---------	---------



祝一路春风	(3)
拍案惊奇	(5)
骗局奇观	(7)
论“重重有赏”	(9)
“名人”大拍卖	(11)
顺德破“全国纪录”	(13)
评林辉参加“超生游击队”	(15)
“南巡谈话”效应的投影	(17)
雷声大，雨点也要大	(19)
梁颖思回来了	(21)
“邹云超，到!”	(23)
醒来吧，“女排”!	(25)
教师节后述怀	(27)
为国深忧	(29)

“评比”点滴谈	(31)
捆绑中的奋斗	(33)

1993 年

权威，权威，你在哪里？	(37)
思索：“追星热”	(39)
但愿除夕有个平安夜	(41)
哪个是“主角”？	(43)
雷锋的“户口”不要注销	(45)
骂者，爱也！	(47)
不执罚不成大事	(49)
劫机感言	(51)
罪恶的渊薮	(53)
评“小国之君”被刑事拘留	(55)
尽信报不如无报	(57)
我也被愚弄了！	(59)
彭德怀虽死犹生	(61)
要捅一捅“大红伞”	(63)
也谈“扫黄”	(65)
“书记”，你贵姓？	(67)
决不能让“黑字号”坐大	(69)
闲话“十三”与“十四”	(71)
啊，春来了！	(73)
谈“屁股冒烟”	(75)
血染的教训	(77)

大早望云霓	(79)
清茶一杯壮君行	(81)
要警惕“三个葬送”	(83)
“光明使者”颂	(85)
“李鬼”为何打赢“李逵”?	(87)
权力这个“万花筒”	(89)
广州的暖流	(91)
冰清玉洁的“白天鹅”	(93)
惨剧引来的思考	(95)
让高雅艺术抬起头来!	(97)
评马路上的“螃蟹”	(99)
“肃贪”远未有穷期	(101)

1994 年

有“法”好过没有“法”	(105)
将相本无种	(107)
《夏》文引起的讨论	(109)
听!一位校长的心声	(111)
何不“旗鼓在前”?	(113)
别忘我们的兄弟姐妹	(115)
愚昧带来的惩罚	(117)
要实行群众观点的再教育	(119)
久违了,茶花女!	(121)
敬致“无名氏”	(123)
“爱”与“狠”的反差	(125)

民主的门要逐渐开	(127)
从“抢修”说到群众观点	(129)
敢把热血写春秋	(131)
田园诗般的爱	(133)
看《包青天》感言	(135)
不能样样都怪“盲流”	(137)
“包青天”审理拜金主义	(139)
寂寞与辉煌	(141)
有感于会议的陋习	(143)
“台前”“幕后”要一窝端	(145)
此事非同小可！	(147)
国道线上荒唐事	(149)
从一则外电报道说起	(151)
大将风度	(153)
正气磅礴的群众性大救援	(155)
最是寂寞老人心	(157)
人的价值在哪里？	(159)
又何止派出所而已	(161)
群众的影子哪里去了？	(163)
我赞成“逆流而上”	(165)
哀我卖花女	(167)
广州人的耳膜“厚”一些么？	(169)

1995 年

泪水也是甜的	(173)
--------------	-------

唱吧,《让世界充满爱》!	(175)
人走“茶”不“凉”	(177)
南粤文明一奇葩	(179)
“典型”拔高了就少人信	(181)
不能一开口就讲钱	(183)
毒品猛于虎	(185)
从“流动邮局”想其他	(187)
寂寞领地不寂寞	(189)
人生如棋	(191)
儿童节日想儿童	(193)
传统美德的教育要世代传	(195)
警惕有人亡我之心不死	(197)
别了,“保姆”!	(199)
盛德在民长不没	(201)
环卫工人被打感言	(203)
男儿女儿当自强	(205)
风光不再话“秋色”	(207)
欣闻高层大厦“挨炸”	(209)
再显辉煌	(211)
透过孙子看爷爷	(213)
“自律”与“他律”	(215)
公理何在?法纪何存?	(217)
乐坛上辉煌的篇章	(219)
广告也非“打假”不可!	(221)
啊,珠海!	(223)
大自然的报复	(225)

智勇双全何焕池！	(227)
送张老汉“上路”！	(229)
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231)
《海瑞罢官》又“翻生”了！	(233)
!!!	(235)
《随笔》，愿你长命百岁！	(237)

1996 年

出格与荒诞	(241)
唉，惭愧！惭愧！	(243)
一着妙，满盘活！	(245)
一个了不起的女性！	(247)
“泌阳奇案”读罢随想	(249)
伟大的人格	(251)
要有点人情味！	(253)
要注意“易碎玻璃”	(255)
一颗伟大的心！	(257)
一篇动人肺腑的诗章	(259)
还要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么？	(261)
我想返老还童	(263)
评陈维中的丑剧	(265)
“小鸟天堂”的沉浮	(267)
欧阳德要拆纪委的招牌？	(269)
和平时期军人的风采	(271)
长夜里不灭的灯光	(273)

捐一百万元不留名	(275)
谁去监督“权力”?	(277)
潮涨潮落话洋货	(279)
突破性的试验	(281)
谁之过?	(283)
从一则报道想其他	(283)
毋忘国耻!	(287)
中国人决不能下跪!	(289)
日本应拜德国为师	(291)
有奶便是娘,有钱便是爹?!	(293)
赞果断处理光荣公司违法行为	(294)

1997 年

不要怕吓跑外资老板	(299)
“小人物”批评大作家	(301)
白云山整治何时了?	(303)
唉,如此“义诊”!	(305)
电信局,难为你了!	(307)
外国老板犯法也要定罪	(309)
空喊口号不如多做实事	(311)
改革风云人物的悲剧	(313)
啊,邓小平!	(315)
世纪伟人走后的沉思	(317)
为政不在多法	(320)
透过“珠纸”说忧患	(322)

给小朋友推荐一则报道	(324)
向“无形的杀手”宣战	(326)
“罚”当“罪”乎?	(328)
一流的“班长” 一流的急诊科	(330)
好在正气在人间!	(333)
莫让英雄泪满襟	(336)
为钱钟书鸣不平	(338)
这条“热线”真“热”!	(340)
董建华家产的透明度	(342)
从盲人当教育大臣谈起	(344)
世界“最凶猛的动物”是人!	(347)
这个“局头”应当去扫街!	(350)
风风雨雨话“回归”	(353)
香港观感	(356)
为富行仁	(359)
两条信息 一点启示	(361)
上海街头报警的感受	(363)
令人赞叹的“群防意识”	(365)
一曲反贪凯歌	(367)
离奇的“失职”!	(369)
合同不看眼泪	(371)
愚昧乎? 聪明乎?	(373)
争论有益论	(375)
哀哉, 毒瘾婴儿!	(377)
“发挥余热”之说质疑	(379)
致“的士”司机兄弟书	(381)

禁鸣喇叭“先礼后兵”	(383)
向温司令员鼓掌!	(385)
不能让特权思想指挥枪!	(387)
贺方军的“权力观”	(389)
济困扶贫的骄子!	(391)

1998 年

“老广”懂赚钱不懂文化么?	(397)
填写“家庭出身”栏有感	(399)
唉,中国有几个钱钟书?	(401)
漫谈礼貌与仪态	(403)
教师在“指挥棒”下何去何从?	(406)
谁来保护打工妹?	(408)
新闻也非打假不可	(410)
治治农村的“土皇帝”	(412)
闲谈“数字腐败”	(414)
致高考“出局者”与“状元郎”	(416)
沧海横流 英雄本色	(418)
总理的拥抱	(420)
“我爱这个社会!”	(422)
克林顿事件之我见	(424)
开彩大观	(426)
愿中山纪念堂四周净化	(429)
从教学生说谎说开去	(431)

1999 年

伟哉，毁家纾难！	(435)
“门前三包”的联想	(437)
“当法官就不要想发财”！	(439)
想起明星朱洁之死	(441)
罚得好！	(443)
羊城童声倾倒欧洲名城	(445)
王屋村笑了！	(447)
一赞群众 二赞公安	(449)
没有主权，谈何人权？	(451)
要刨“豆腐渣”的根	(453)
卖官鬻爵陈同庆	(455)
生而无愧 死而无憾	(457)
贺女足的辉煌成果	(459)
透过李洪志看法轮功	(461)
要坚定解脱“绝大多数”	(463)
闲话“一年一小变”	(465)
压低农村电价的“一箭三雕”	(467)
美反华势力放了一个响屁	(469)
我眼中的“小燕子”	(471)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473)
大火感言	(475)
谈舆论监督的一大障碍	(477)
记者为何对舆论监督心存戒惧？	(479)

豪气直冲霄汉	(481)
贺朱明健	(483)
李燕明的信念、意志与力量	(485)
为名店叫屈	(487)
赞东山区政府的精明之举	(489)
平平安安迎回归	(491)

附 录

我与《街谈巷议》难舍难离 ——微音答《岭南新闻探索》记者问	(495)
略论微音新闻评论的战斗性	曾维琴 (502)
微音新闻评论的语言特色	江励夫 (510)
微音的轰鸣	何 龙 (518)
后记	微 音 (523)